



## 读夏冬波的《合肥书艺谭》

■ 安徽合肥 韩进

二是因为他写的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和事，是熟悉的陌生人，可以满足我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同时又有新发现，有所收获，是难得的从书艺视角走进合肥文化的知性读本。三是因为每一篇文论只讲一件事，人事集中，主题突出，挖得较深，讲得较透，既可以每篇单独读，篇篇都有所得；也可以一篇一篇地接着读，很像合肥电视台地方文化品牌栏目《档案今拾》的做法，写法上又很有清代桐城派主张的“义理、考据、辞章”的风格，所以读起来很对我的胃口。四是因为冬波在多篇文论里讲到桐城派，让我这个桐城人倍感亲切，譬如他说李鸿章的书法老师江有兰，说得头头是道；还有在《丁汝昌诗书远播》中，写丁汝昌的日本朋友诗人官岛诚一郎曾跟随桐城派大师张裕钊学古文，只一句话带过，却彰显了桐城派在海外的影响。

这是一部有学问的书。学问来自冬波的好学、善学、勤学、研学。读他的《合肥书艺谭》，其中的知识面之宽、人与事之多、旁征博引之丰、辨析思考之深，都不是一日之功，都和他平时做有心人、会学善问分不开。在《合肥书艺谭》里，有关于李鸿章与巢湖姥山塔的故事评论，我就深有感触。譬如，我在巢湖姥山散步，也曾拍下写在建筑工地围栏上李鸿章《绝句》：“巢湖好比砚中波，手把孤山当墨磨；姥山塔如羊毫笔，够写青天八行书。”我看了记了，虽然不是视而不见，却

是见而不问，见而不学，没有进一步探究这首诗的来历，也不知道这首诗背后的故事和历史，少了冬波那样一颗艺术之心、审美之心、探究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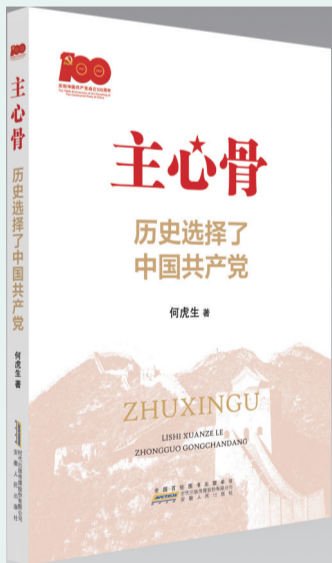
这是一部有特色的书。一是独特和精准的视角，从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书法艺术，描述、探究、宣传合肥地域文化，很有合肥书艺史话的味道；二是史学和美学的眼光，用冬波兄的话说，以史立论，以史论艺，兼具史料价值和审美价值；三是才气和勇气的统一，冬波的博学多才、文化情怀都融入他追溯合肥文脉、彰显合肥文化责任担当的文论里；四是职业与专业的结合，将文旅局文化干部宣传合肥地域文化的岗位职责和书艺评论家弘扬中华书法艺术的专家品鉴无缝对接，体现了文人情怀与文化担当。上述四个方面的特色，形成了冬波性格鲜明的书艺评论，发一家之言，成一派之说，给人文情练达、文笔老辣、文风温厚的印象，不认识冬波的人，还以为他是个老先生、老学究，书艺的底子、考据的底子和说话的底气，都是现在的年轻人很难具备的。冬波以一颗文人之心，钟情书艺，孜孜以求，久久为功，善于发现，不断创作，为挖掘合肥地域文化这座富矿，从书法艺术鉴赏开拓了一条新路，给其他艺术门类以启示和引领。

（《合肥书艺谭》为2020年度合肥市社科研究规划课题项目，由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面向全国发行。）

### 书讯

## 《主心骨——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出版发行

■ 安徽合肥 左孝翰



为有效引导广大读者特别是党员干部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安徽人民出版社日前隆重推出了《主心骨——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一书。

该书由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虎生创作，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为根本依据，以翔实资料为基础，搭建科学框架，遵循严密逻辑，紧紧围绕“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主心骨”这一核心命题，从独特的视角切入，系统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主心骨

的发展历程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主心骨”的这一历史结论的丰富内涵，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光辉道路绘制成了一幅波澜壮阔、动人心魄的宏伟画卷。

本书聚焦党在各个历史时期主导的重大事件和取得的伟大成就，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党在发挥主心骨作用方面的重大举措，有力地揭示了党的伟大创举的时代价值和巨大影响，令人信服地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人民的主心骨”的真理性，是一部面向广大读者特别是党政干部和大学生群体进行爱党爱国教育、坚定其“四个自信”并鼓舞其激情投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的优秀通俗理论作品。

沧海横流显砥柱，万山磅礴看主峰。《主心骨——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展示“中国奇迹”的历史性成功的基础上，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能够应对各种风险、驾驭各种复杂局面、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最终令人信服地得出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主心骨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本书的出版，必将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学习活动进一步走向深入。

## 雪夜闭门挑灯花

### ——读储劲松《雪夜闲书》有感

■ 安徽蚌埠 金萍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转眼又到了大雪节气。打开《雪夜闲书》，心随友游。闲挑灯花，闲看闲书，人生的享受很多，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最佳方式、最高品位的享受，就是随心所欲、自然快乐、高兴！就像此刻我读储劲松的这本闲书一样。“山郭微明，窗灯不灭，透出来的灯影昏黄而幽深，缥缈绵延，晨风过处，松竹摇动。”哈哈！妙就妙在这个松竹摇动。一语双关，尽在其中。一松一竹，摇动青春，摇动岳西，摇动皖南，摇动文坛。岳西多山林，山林出才俊，储劲松、胡竹峰、胡益民，都是来自岳西大山里的孩子，他们就像大山里清晨拔节生长的竹笋，见天呼呼直往上穿，让人眼前一亮再亮，目不暇接的只有赞许了。

他们有大山一样的情怀，他们有松竹一样的气节，他们有山峰一样的追求，他们有溪水一样的恬静和透明，他们的文字就像岩石一样硬朗，又像山峰一样奇异自现、岭岭各不相同。劲松和竹峰的美文这几年频频亮相于全国各大报刊，之后又被名刊转载，粉丝多多。特别是劲松，他的美文一经发表，我总找来拜读。他博览群书，特别是古书。在他的文章里，无处不浸润着浓烈的书香，就像胡竹峰给他写的序言里说的那样：“劲松的才华遮都遮不住，竖排的经史子集，他写出横溢的绝妙好词。几多浮云，一湾清水，时隐时现，字里行间熏染有青灯的柔和和白宣的温软。”

劲松的笔下既有太史简中的人影和董狐笔下的沧桑，也有聊斋案头的异闻奇事。一代风流陶庵梦，千古绝唱夜航船。劲松在持久旷日的博览中积淀出学问，积淀出见识，积淀出诗文气、经史气、珠玉气、青铜气、古雅气，积淀出自成一格的清新烟火气。在《雪夜闲书》的《小儿女》一文中，劲松写道：“今人文字多做小儿女语，同是柴米油盐葱姜蒜，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汪曾祺、梭罗、怀特能写出在瓦尔登湖静坐的滋味，今人大多只会写出打嗝的腌臢气。人长脚，不

单是为了追赶名利的，还可以行万里路，揽河山胜概；人长眼，不单是为了看美女的，还可以观群书，通古今之变。”

说到小儿女语，时弊就是如此，吃喝拉撒睡介入文章。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大地之文章。阅大地之文章，写案头之山水，正是劲松多年来不懈的追求。想那山居的劲松，在清泉石上流的晚雨中，从衙前河边走过，看狮子峰和岸柳的倒影在风中波荡奔竞；回到自家的阳台，遥想烟波微茫的古荆楚，遥想远去的关云长和李太白，那该是一番怎样的感慨呢？“山水画是性情，文人字是性情，古来文章字画丝竹之音皆是性情。”劲松饱读诗书，经史子集、野乘志怪、佛老之学，册页入心，如饮醇酒，如沐春风，写性情文章，顺理成章。

劲松说，琅嬛有痴龙，读书人当有痴心。我发现岳西才俊大多喜读张岱，前面提到的胡益民先生，安大中青年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文学博士，研究古典文学，还出版了《张岱研究》一书。青年才俊胡竹峰也多次提到张岱，在他们的文章里，或多或少都可读出张岱之气。琅嬛福地，藏天下奇书；书页很黄，人生很短。岳西云雾深处，生长着蓬勃向上的青松翠竹，也生长着渐成气候的文学新锐。山岚云雾，秋霜冰雪；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好一段生气，好一段锐气，好一段意气，好一段烟火气！

大雪已至，万物冬藏，布衣自在，岁月沉香；不读世界，只读闲书，世界纷扰，闲书助眠。“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读闲书须配闲酒，挚友相聚，如此诗意，山野闲谈，兴趣盎然。湖心亭看雪，荡涤心灵，卓尔不群，遗世经典。一坛老酒，一叶扁舟，骑驴远行，至藕花深处，至枫林晚时，看长河落日，听古刹钟声。前尘往事，风月繁华，皆随雨打风吹去矣！山雨沐衷肠，晚风拂惆怅。真名士，苦作乐，唯留暖意在心间。莫说相公痴，更有痴是相公者。痴者不只是前者，也有衙前河畔狮子峰下的后来者呢！